

城南舊事

● 根据台湾作家林海音同名小说改编
● 电影文学剧本 ● 伊明 编剧
● 中国 电影 出版 社



城南舊事



● 城南舊事 ●
● 林海音 ●
● 長篇小說 ●
● 第一輯 ●
● 第一冊 ●

城南旧事

根据台湾作家林海音同名小说改编

伊 明 编 剧

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1983 北 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部根据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。

全剧通过一个女孩子英子的感受和眼光，描写了二十年代末、三十年代初北京的风土人情，并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反动政府对革命青年的血腥镇压，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等动乱的社会面貌。

作者的文笔流畅、朴素；在结构上较为新颖，具有散文诗的韵味。

城南旧事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2 $\frac{5}{8}$ 插页：2 字数：50,000

1983年5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8,4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·428

定价：0.25元

关于作者林海音

林海音，原名林含英，原籍台湾省苗栗县，1919年生于日本。不久，她随父母迁到台湾，其父不甘殖民地生活，后举家到北京定居。

林海音十三岁那年，其父林焕文因幼弟被日本人残害致死受到刺激，不久遗下妻子和七个子女而逝世。从此，作为长女的林海音便跟着年轻的寡母照顾弟妹，过着艰辛的岁月。她毕业于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后，曾在北平《世界日报》当过记者。在学生时代，她由于受到“五四”新思潮的影响，写过新诗，还参加过《茶花女》的演出。1948年，她偕同丈夫夏承楹（何凡），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，迁回她的故乡——台湾。

到台湾后，她先在《国语日报》任编辑。1951年9月，《联合报》创刊，她应聘主编该报的副刊。她又曾任《文星杂志》月刊编辑，还当过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的教员。1967年她创办并主编《纯文学》月刊。1972年，月刊结束后，她又独立经营《纯文学出版社》，出版《纯文学丛书》。

林海音的文学活动是到台湾后开始的，但由于她的童

年生活是在北京度过的，文学教育是在北京受的，青年时代也在北京并从事过新闻记者工作，所以她在文学上的取材，大半也是她长大成人的地方——北京。她说：台湾是我的故乡，北京是我长大的地方，我这一辈子没离开过这两个地方。对北京的思念驱使她写下了许多以北京为背景的小说。《城南旧事》就是其中的一部。

林海音的《城南旧事》，虽写的是发生在北京南城的“旧事”，却真实地反映了二十年代末期和三十年代初期的旧中国。1960年，《城南旧事》发表和出版后，由于人物和故事都真实感人，老北京的风土人情栩栩如生，生活气息浓，艺术感染力强，在台湾深受读者欢迎，影响很大。

林海音的作品，还有长篇小说《春雨日丽》、《晓云》、《孟珠的旅程》；短篇小说集《绿藻和咸蛋》、《婚姻的故事》、《烛芯》等。

一望无际的海洋，空中黑云滚滚，映入海水中，黑沉沉的浪涛澎湃。

星月交辉，海上闪耀着粼粼碧波。
歌声起，悲怆而沉寂。

远隔重洋，远隔重洋，
重洋彼岸我家乡，家乡，家乡，家乡。
遥望长空，遥望长空，
长空之下我故国，故国，故国，故国。
飞雁断，音信绝，故国梦中归，觉来双泪垂。

歌声落到以下的画面：

蜿蜒的长城。宏伟的前门箭楼。

一行骆驼迈着沉重的脚步在黄土大道上行进，大道扬起了风沙和驼铃声。

辽阔的长空，海鸥飞翔。

香山的枫树，满山红遍。

万寿山，佛香阁，玉琢银装。

中山公园的古柏林间，皑皑的雪地上，六岁的小英子挽着她双亲的手，信步走来。

春天，牡丹盛开，鸟语花香，来今雨轩^①茶座的前面。小英子和她的双亲在花丛中观赏。

夏天，英子和她双亲在昆明湖上放舟荡漾。奔腾的黑云，汹涌澎湃的浪涛。

大街上，行人驻足，惊惶失色。正过着出红差的队伍，监斩官骑着高头大马，敞车上押着几个五花大绑的学生模样的人，背脊上插着打着红勾的法条，观者寂寂无声。

星月辉映的云空，礁石满布的海岸。

（上述画面上，叠印片头字幕《城南旧事》。歌声止。）

—

胡同拐角的井窝子旁。吱吱扭扭的独轮水车一辆来一辆往，满地是水和冰，井边已结了厚厚的冰柱子。

胡同里。惠安馆门口，辫子甩在胸前的一个大姑娘倚门而立。小英子挽着宋妈的手匆匆走过，英子频频回首。放话匣子的人正在放《洋人大笑》的唱片，周围围了不少人。

静静的胡同，夜深人静，更锣声声。

① 来今雨轩，是北京中山公园内的茶座名称。

透过枯枝，看到蒙蒙的冬阳，一群家雀飞来，叽叽喳喳。

胡同里，几匹骆驼卸下了煤，正在吃草料。

站在自家门口的英子看着骆驼吃草，上牙和下牙交错地磨来磨去。英子模仿着，她的上下腭也交错地动着。

英子奔进自己的家，院子里，爸爸正在付煤钱，英子跑到他身边。

英子：爸爸，骆驼为什么要挂一个铃铛？

爸爸：赶狼呗。

英子：不，骆驼走远道儿，怕一个“人儿”，挂个铃铛，叮叮当当的，又好听又热闹。

爸爸(想了想，笑了)：唔，也许你的想法更美些。

宋妈拿起竹篮子和秤。

妈妈：宋妈，看有没有鳊鱼，买两条回来。

宋妈：噢。

英子(跑到宋妈身边)：宋妈，我跟你去买菜。

宋妈：你不怕惠安馆的疯子？

英子：她每回见了我都冲我笑，要不是您拉着我，我说不定过去跟她搭上话儿了。

英子跟着宋妈往外走去。

油盐店里。宋妈和英子走到柜前，英子看到一个穿红

棉袄裤的妞儿，两只手端了两个碗，给了一大枚，又买醋，又买酱。伙计扣住了她一碗酱逗她。

伙计：妞儿，唱一段才许你走。

妞儿不作声，象要哭了。

英子看在眼里，生气了，一下蹿到妞儿身旁，双手叉着腰，瞪着眼。

英子：凭什么？

伙计们笑了：这妞儿好厉害。

英子过来把伙计扣住的一碗酱拿过来，递给妞儿。妞儿朝她笑了笑。

从门外传来嘈杂的人声：来了，来了！出红差的过来了！

不时传来开道的锣声。

店内的人纷纷拥向店外，宋妈拉了英子也挤了出去。

大街上。街上聚满了人，都向一个方向昂首观望。宋妈和英子从人群中挤进来。

从街的一头出现了出红差的人马，监斩官骑着高头大马。敞车上押着两个五花大绑的彪形大汉，身上披着大红绸子，背脊上插着打了红勾的法条。

看热闹的人拥来拥去，喊着笑着。两个死囚喝得醉醺醺地也在笑。

其中一个：“哎，哥儿们，给咱们来个好儿！”

人群中爆发出掌声和喊声：“好啊！”“恭喜恭喜！”

英子的手紧紧地攥着宋妈的手。

敞车从她们面前过去。

井窝子旁。独轮水车吱吱扭扭地一辆来一辆往，宋妈和英子一前一后走来。宋妈的竹篮里，满装着猪肉、冬笋和对虾，英子手里提着两尾鳊鱼。英子把手里的鱼交给宋妈。

英子：宋妈，你先回，我在这等姐儿。

宋妈：早点回，可别到吃饭了还找不到你的影儿。

英子“唔”了一声，留了下来。

英子的眼睛一亮，看到一身红棉袄裤的姐儿，在那边闪了过来。姐儿走到英子身旁，笑了笑，指指后面。

姐儿：你就住在那条胡同里？

英子：嗯。

姐儿：第几个门？

英子(伸手指头算了算)：一、二、三、四、第四个门，到我家去玩玩。

姐儿(摇摇头)：你们胡同里有疯子，妈不叫我去。

英子：怕什么，她又不打人，我带你走。

姐儿：别介，一忽儿我爹就要找我吊嗓子了，赶明儿见。

姐儿走了，英子也走了，到分手时，英子对她招了招

手，妞儿对英子笑了笑。

惠安馆门口的胡同里。

英子跳跳蹦蹦地走着，突然停步，随着她的视线，我们看到，那个辫子甩在胸前的大姑娘倚在门边，她咬着辫梢笑看着英子。

英子不由地对着她的眼神，慢慢走上台阶。

大姑娘伸出揣在棉袄里的手，来拉英子。

大姑娘：几岁了？

英子：七岁半。

大姑娘：上学了吗？

英子：没哪。我生病，耽搁了念书。

她低下头来撩起英子的辫子看她的脖子。

大姑娘(喃喃地)：不是，你看见我们小桂子没有？

英子(不懂她说什么)：小桂子？

大门里闪出一个妇人。

妇人：秀贞，别把人家小姑娘吓着！（又对英子说）别听她的，胡说呢，回去吧。

秀贞：我不胡说，我跟她玩玩。

英子的手被秀贞拉着，随着她往里去。

妇人：在这玩不要紧，可别赖是我们姑娘招的你。

英子：我不会的。

里屋。秀贞把小英子带到屋里。她拿起没有做完的衣服，朝小英子身上左比右比。

秀贞：妈，您瞧，刚合适，那么就开领子吧。（说着又找了绳子，绕着英子的脖子量。英子由她摆布，只管看墙上的那张画。秀贞也随着英子的眼光看那张画。）

秀贞：看我们的小桂子多胖，那阵儿才八个月，骑着大金鱼，满屋里转，就这么淘……

画外传来：行了行了！不害臊。

英子回头看去，原来是长班老王进屋拿东西，在那里站了一忽儿，又出去了。

秀贞不理睬她爸爸，只管说。

秀贞：饭不吃，衣服也不穿，就往外跑，急着找她去，我说话她不听……真叫人纳闷儿，到底是怎么档子事儿……

她说说着说着不说了，低着头发楞。

画外，秀贞她妈在叫了：秀贞，你中午爱吃什么？烙饼还是面条？我好做。

秀贞（回了一下头）：都行。

英子：我该回去了。

秀贞（从炕上站起来）：也好，你看见我们小桂子叫她回来，就说我不骂她，甬怕。

英子走出了跨院。

英子家院里。英子跳跳蹦蹦地穿过院子回到屋里。

院子里，宋妈正在跟一个老婆子换洋火，屋檐底下堆着字纸篓、旧皮鞋、空瓶子。

宋妈：……后来，那学生一点消息也没有了？

老婆子：是死是活都不知道。

英子房里。英子在小床前一个柜里找东西，找出了一个小手表，摇了摇，放到耳朵边听了听，没有响声，她走到窗前把手表戴在手上。画外又传来宋妈的说话声。透过小英子的背影，看到宋妈和换洋火的老婆子两个站在屋檐下说话。

宋妈：说是怎么着，还生了个孩子？

老婆子：那学生被抓去的时候，秀贞她妈还不知道姑娘有了，等到显形了，才赶回乡下生的。

宋妈：那生下来的孩子呢？

老婆子：一落地就包裹包裹，赶着天没亮，送到齐化门城根底下，反正不是给野狗吃了，就让人捡去了呗！

宋妈：姑娘打这儿就疯了？

老婆子：可不，打这儿就疯了。可怜她爹妈，这辈子就生下这姑娘，咳！

宋妈一回头看见了英子。

宋妈：又听事儿，你。

英子：我知道你们说谁。

宋妈：说谁？

英子：小桂子她妈。

宋妈(哈哈大笑)：小桂子她妈？你也疯了。

英子(也哈哈大笑)：我知道谁是小桂子她妈。

跨院的院子里。秀贞倚在树干上，一手拿着扫帚，一手掀起衣襟在擦眼泪。

英子走到她跟前，秀贞没有理会她。忽然背转身去，伏在树干上哭起来了。

秀贞(一边哭着)：小桂子，你怎么不要妈了呢？

那声音多么委屈，多么可怜，英子落下了眼泪。

英子(揪揪秀贞的衣襟)：秀贞，秀贞！

秀贞停止了哭，满脸泪水地蹲了下来，搂着英子，把头埋在她前胸擦来擦去。然后仰起头看看英子。英子伸手调顺着她的留海。

英子：我喜欢你。

秀贞(吸溜着鼻涕站起来，拉着英子的手)：屋里去，帮我拾掇拾掇。

屋里。秀贞拉着英子的手走进来。秀贞打开炕上的一口皮箱，拿出一件大棉袍，贴在胸前。

秀贞：该翻翻棉花了。(把棉袍掷到箱里)你帮我抬出去，行么？不重。

英子：我能抬。

秀贞把皮箱拉了一截过来，两人一前一后把箱子往外抬去。

阳光下的院子里。秀贞在一根绳子上晾着男人穿戴的衣帽手套。

秀贞：我瞧这件褂子只能给小桂子做夹袄里子了。

英子(翻开自己的夹袄里子)：可不是，我这也是用我爸爸的旧衣服改的。

秀贞(很高兴的样子)：你怎么知道这衣服是小桂子她爸的？

英子答不出，斜着脑袋笑了。

秀贞(她蹲下来，逗着英子的下巴)：说呀！

英子(也蹲了下来)：我猜的。那么我管小桂子她爸叫什么呀？

秀贞：叫叔叔呀。

英子：我已经有叔叔了。

秀贞：叔叔还嫌多么？叫思康叔叔好了，或者叫三叔也行。

英子：思康三叔，他什么时候回家？

秀贞(想了想)：快了，走了有个把月了。

画外，秀贞妈的声音：英子，你家宋妈叫你回去吃饭。

英子(回头答应了一下)：我吃了饭来帮你抬箱子。(转

身出画。)

房间里。煤油灯下，英子的爸爸手里拿了新的笔和一叠描红字纸，走到书桌跟前坐下。

爸爸：英子，你来，我教你写字。

英子跑到桌子跟前，爸爸把描红纸铺开。

描红纸上的字：一去二三里，烟村四五家，亭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。

爸爸：能念几个字？

英子(用手指点着)：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

爸爸：不错，还能认出十个字。(把英子抱到怀里)今后每天要描一张，暑假以后进小学，才考得上。

英子嗯了一声，爸爸攥着她的手拿毛笔，教她描字。

井窝子旁。小英子站在那儿等待着。长班老王推着水车打那儿过。

老王：小英子，你在那儿发什么傻？

小英子朝她笑笑，不响。

妞儿在胡同里出现。

英子喊了两声“妞儿，妞儿”跑了过去。

妞儿没有理睬，迳自走过。

英子到胡同边站住，望着妞儿的背影。